皇明資治正紀洞觀卷之四

臣金壇于玉立輯

景皇帝紀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朔帝受朝免賀初七日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加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

來出入自中未聞有出一六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巳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賊傳以爲神○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

過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
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
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
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
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皆留居京
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
衝破關塞奔歸故里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
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
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
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

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
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
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
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
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以供
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
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
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
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
便殿大臣奏於前近臣侍於側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

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務上嘉納之○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闇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爲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然終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者我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賈斌以疎賤敢言尤難昔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斌遇高皇帝當與馮

堅同升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鈇音秩次釪音于樂器也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刑部侍郎湯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參政釪選爲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不絕○夏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討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鄉導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率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時鳴由賞罰

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受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與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與帥官軍至大州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就擒伏誅餘黨悉平與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然則盜賊亦關天數豈偶然耶馬軾才識不獨鑒機通微且深合用師之道誠有過人者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配享越國公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

調遣選擇轉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
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
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指揮一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
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
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戮左都督楊俊俊先守備
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
皆不守既而命爲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
寧守備官軍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
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

奏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致
師辱國及懷挾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
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法司議罪
斬于市○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侍郎李實等使
虜先是也先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叅政完者脫
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
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
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
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
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

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鄉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迄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於是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充正副使以行○秋七月李實等至也先營也先見實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敵今落在我手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捉住我留到今日麼實曰此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

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上曰振
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實即事
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
腹非天祿草野爲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
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宰
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大明皇帝
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大明皇帝留在這里是
一個閒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
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
送去忒輕易了復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歸也
先遣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
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
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
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至懷來遇李實亦至實等至
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
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
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
死又因離家駐邊日久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
來再定奪○八月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
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

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再難更改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善等亦侍飲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宴與使臣送行初八日上皇駕起伯顏率兵護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楊善等之使猶是往報議和非爲奉迎也而也先不復計此懽然送英廟還京豈非天哉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言於翰林學士高穀大意謂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陳循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

尋會赦得釋○十四日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眞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而奸宦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賴皇圖羣國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速若神運聖子神孫撫念前事不可不留心於制治保邦之良圖也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懷歸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餘而能任賢遐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可謂不細惟不欲奉迎英廟一事大不是事雖不是而英廟之歸實由如此何也蓋無意

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則虜必挾留爲質以怵中國如宋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卒委沙漠爲萬世羞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雖然亦會逢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大志也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温輩爭中國爲帝圖豈如此已乎於此見我朝福祚之隆超出前代

苗衷致仕○冬十月命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宫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蠱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虜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于肅愍此舉有功於國家甚大眞所謂曲突徙薪不然難保無西晉陸沉之患矣

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耳驥不從致仕歸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爲松江訓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尚書爲人端重祗慎簡約勤廉居官有聲擢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革提學憲臣○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上選例與歲貢同

我朝納粟入監事例濫觴於此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援此例以賑饑援此以接濟大工無止息之期矣我朝自正統以來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日入於玩愒廢弛不承權輿而太學爲尤甚祖宗朝最重太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猶選監生吳信等爲給事中自時厥後其法寖廢迨至納粟上馬例行與舉貢皆一例挨次撥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實彝倫堂遂爲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爲執簿撥歷之官博士助教徒爲冗員無所事事

盡失祖宗良法美意閱歷世變何可勝慨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待賄拜賀其家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纍其罪惡且曰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於民二事見聽言之美不私宦戚之明

辛未景泰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籍竑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竑開倉賑濟之奏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

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容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肝膽時不能行

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無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見而不相親款見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偁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詔擇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夏四月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

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嘆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閑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面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洒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鐺半墮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讀楊文懿銀豆謠眞令人欲淚當時若以此謠上達於宸聰必有所感動移銀豆之懽而爲溝壑之憫矣

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爲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撤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秋七月以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江西泰和人○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浙江仙居人○擢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辨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等看議蓋甚盛德也君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兩省遂爲浙江

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冬十月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詠之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上皇

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者疑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古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

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

壬申景泰三年春二月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便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覊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枝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陳建曰李文達于肅敏丘文莊皆陳車戰之利而或

有以爲鷓鴣車者謂行不得也放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却魏軍韋叡疌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鷓鴣耶愚故於治要議以修車戰爲備邊之首

王翺爲左都御史掌院事○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軍務總督邊儲秉山東曹州人旣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壹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恐使吾民赤子爲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爲能○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命盛贊其

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
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
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
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
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徵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
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俱被鎮守總兵叅將指
揮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
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
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
傾府庫之才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
繼矣事下該司行
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
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
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
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
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
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
子見淸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命廷臣俱兼官僚少傅尚

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于謙並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楊善王翺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餘不能盡紀易儲詔草陳循筆也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强之直不得已亦署名直扣案頓足而嘆○先是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秋八月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之○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冬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保定東麓人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口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奏上果用文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

受業報其私恩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通

癸酉景泰四年春二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俱無定額順天應天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

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多窒礙故也我朝初制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苗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偏置巡撫官矣

夏四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

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亮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亮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秋七月北虜也先弒其王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欲往報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

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召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翺還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時何文淵既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召翺還○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以王翺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以軒輊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儻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典屯田以病召還
○冬十月命太監阮安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
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修營北京城池九門
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
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士之官
不遺一毫蓋中宮之不易得者
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泯於無迹正統而
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後
先顯名可爲內臣儀表
以諭德徐有貞爲僉都御史治張湫決河先是河溢滎
陽縣自開封府城北徑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
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
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
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
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珵以
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薦不允因以玉帶
獻於陳循循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
忘其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
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
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

嚴之○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史○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虜寇遼東

甲戌景泰五年春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侍郎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張寧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瓚丘濬○夏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皇太子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都御史劉廣衡止之禮部尚書胡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拷掠　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蘇州府常熟縣人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

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我朝進士遐知州始此

先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璫庶兄黃玹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璫巡撫李棠總兵武毅發玹情罪置獄當死玹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承上意遂覆奏王直頓足而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及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斷棺鞭屍子政等抵誅

給事中徐正蘇州府吳江縣人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處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經歷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受凌遲之刑○秋七月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起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

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陛下易覽而行兼此二十二君之善則功德之隆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以王恕爲楊州知府○冬十月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脇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不復出矣○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忱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益而成軍國之務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常稽欠且

有羸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徵科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修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焉至徘徊於王振之間實其苦心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思善錄曰周恂如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公亦盡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蘇松連歲大水撫臣救濟罔措饑民枕籍於道雖死猶曰安得周公復生以活我耶自是撫臣守其法則治紊之則亂間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當斂而莫知其所以散民卒無以蒙其惠也於是蘇松之民益思公之不可及愈久而愈不忘也

乙亥景泰六年春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菽園雜記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厚報燕府通謀者始有出鎮之差又令吏部聽選教

官入內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職專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多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見張太監交阯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伯遇於路反回避矣

夏四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

時瀧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調廣西狼兵及獞人同官軍抵徭巢斬獲甚衆陳建曰瀧水羅傍徭賊自馬恭襄此年征後天順初葉公盛成化元年韓公雍復再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矣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爭不毛之地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坐視其暴掠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何爲故霍文敏公韜謂羅旁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

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藏蔽羅傍瀧水之賊反掌可平

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定羌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至京闕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并拏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春二月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介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弟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嘆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每輟尚膳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以和藥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曰于先生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何處尋一箇來換衆官默然而退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何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子面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謙前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達於上上辟左右諭曰徐有貞雖有詞華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叩頭謝過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惟以所求不得恨謙○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裁省冗官免追久欠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招商中鹽納糧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夏四月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尚書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欲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器前列金盃問曰汝宦幾年

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秋八月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鄉試春坊劉儼侍講王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體雖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高少保此舉正導舊制也此制不廢庶通上下之情成廟廊之美

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冬十月湖廣苗叛兵部尚

書石璞討之○削寧府護衛○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丁丑景泰八年春正月帝有疾徐有貞石亨等謀迎上皇復位時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十一日早文與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有旨云待十七日視朝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奏候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後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

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輿有貞等前導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以是日並入候景帝出視朝祈遂前議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　是日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　是日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高穀乞致仕許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彬老矣無能爲也因薦有貞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瑄亦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軏輗

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指揮○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于謙等下獄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辯但言貞等意欲如此辯之何益法司承貞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踵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充軍

英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爲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都御史蕭維禎等所搆獄辭謂謙文等欲立外藩依謀反律凌遲處死陳循項文曜等知于謙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嗚呼亦酷矣

雙溪雜記曰正統已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力排

羣議選將練兵坐擁强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至此可嘆可嘆

于玉理曰國朝之于謙即宋朝之李綱也宋高宗以不用李綱而有南遷之禍我景帝以專任于謙而安北畿之鼎功裨社稷輝映古今孰能掩之特以景帝恩遇過隆遂使二大事不忍一念早決而致殺身之禍當景帝易儲之時于謙只婉詞以進曰皇上富春秋建儲不妨稍緩若急于易儲恐臣下滋議景帝必勉强而從之不一年而皇子卒則易儲一事豈不泯然無迹乎後景帝病篤外有迎立襄藩之謠于公斯時見帝病不可回即當首倡迎復具白南宮待景帝崩後率百官迎上皇復位豈非一盛舉奸宄何處生釁致有奪門之事只以景帝君臣相得莫逆遂以一念需待而墮賊臣之奸謀可勝痛哉

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

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
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
俱改通政叅議○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
致仕許之蔭直子稽爲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爲錦衣衛
世襲鎮撫○二月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
歸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
妃廢皇后汪氏爲郕王妃革除景泰年號十九日郕王
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
以殉葬○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蔭一子○召前
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
禮部侍郎○出左都御史蕭維禎於南京都察院○召
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
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九疇輗二人皆廉
介苦節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輗
初爲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盡
濕得一綿被自裹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
舊衣乾擢監察御史獨振氷孽之聲薦爲浙江按察使
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
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

喪次日遂行僚屬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九疇河南廬氏人輒河南鹿邑人○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薛瑄侍講呂原爲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進封爵貪肆甚矣

進李賢吏部尚書入內閣典機務○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王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上欲令汪妃徇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憐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爲不可憲廟在東宮意極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宮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方卒○山東民饑發太倉銀

四萬兩賑之○夏四月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陳建曰江西處士吳與弼得聘召緣此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者能染翰爲文俱隸仕籍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喻曰天順初王文于謙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肆恣作大第於皇城東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虜中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

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本爲振形招魂以塟塑像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奉其香火○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與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

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於獄會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歿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即赦出降有貞賢皆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政御史盛顒等謫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言路從此不通矣越二日上復留李賢爲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李賢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

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不知如何矣○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翺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漷縣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浙江秀水人○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爲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猶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僞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固譖

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也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泰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廖道南曰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苛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于玉理曰徐有貞倡南遷搖宗社致金英之拒饋玉帶賄陳循圖僉都之轉不與文臣于謙等明建迎復之議私與武弁石亨輩陰搆奪門之謀致英廟失復

位之禮傷兄弟之情一生罪狀難以筆盡而最可恨者尤在殺社稷臣于謙一節石亨恨于公平日之節制欲殺之以洩其私忿不過一貪殘武夫不足道也有貞以多才多藝之文臣只以不允司成一事遂懷恨于公而力坑之死地甘心蹈秦檜之奸迹而不恤萬世之清評罪浮于石亨百倍矣儻有貞當時稍存一良心于公豈有殺身之慘忍心逆理殘害忠良自謂武功伯可傳之無窮大學士可權之一世何三月受封進閣即爲石亨所傾五月下獄七月復下獄流雲南金齒爲民無論迎復後之爵位不獲久居并未有迎復前之祿秩而全失之豈非小人行險徼幸之鑒哉吁金齒之行固快矣斧鉞之誅未加焉未足以盡其辜也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搆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

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横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尚可用輗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强賜白金綵幣遣之○謫内閣學士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入直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内臣武臣權重上領之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悉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内批謫廣東欽州同知○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丹南○復李賢吏部尚書入内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李賢在内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賢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翺謀仍復

賢內閣○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其復反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銜之故謫

于郭二公之言蓋權辭以沮狡虜之謀抑亦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意也所以得罪英廟也與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與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內閣自三楊後出親擢者惟岳正與時爲然○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勢而趨附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

諭之○擢監察御史林鶚爲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府知府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擢政譽仕至刑部侍郎爲一時名臣浩以太學生後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惟視才賢不拘資格故楊浩以一監生再遷即至郡守終陟都憲以此人皆立志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爲過望矣志以位限而欲望治難矣歷觀前代資格之拘皆起於叔季我朝資格之拘濫觴於成化而愈膠固牢不可破於今時